

(浙)新登字第 4 号

扉页题签 叶圣陶

封面设计 杨 光

责任编辑 李均生

丰子恺文集 6

文学卷 二

丰陈宝 丰一吟 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浙江教育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4.375 插页6 字数523000 印数0001—4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376-5/1-348 定 价: 13.40元

目 次

桐庐负暄 (1939年)	1
子恺近作散文集 (1941年10月出版)	35
中国就像棵大树 (1938年)	37
“七七”三周随感 (1940年)	41
谈壁上标语 (1939年)	46
还我缘缘堂 (1938年)	52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1938年)	56
桂林初面 (1938年)	64
传闻与实际 (1940年)	68
爱护同胞 (1938年)	72
归途偶感 (1940年)	76
养鸭 (1943年)	79
读丐师遗札 (1946年)	83
蜀道奇遇记 (1946年)	90
会场感兴 (1946年)	100
狂欢之夜 (1946年)	102
率真集 (1946年10月出版)	105
《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 (1946年)	107
【附录】读《缘缘堂随笔》	112
辞缘缘堂 (1939年)	117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1943年）	142
悼丐师（1946年）	155
沙坪小屋的鹅（1946年）	161
“艺术的逃难”（1946年）	167
谢谢重庆（1947年）	175
沙坪的酒（1947年）	179
我的烧香癖（1947年）	184
桂林的山（1947年）	189
怀太虚法师（1947年）	193
胜利还乡记（1947年）	195
白象（1947年）	199
宴会之苦（1947年）	204
访梅兰芳（1947年）	209
假辫子（1947年）	215
端阳忆旧（1947年）	218
猫叫一声的结果（1947年）	220
重庆觅屋记（1947年）	232
防空洞中所闻（1947年）	236
《弘一大师全集》序（1947年）	240
告窃画人（1947年）	242
新年忆旧年（1947年）	244
新年小感（1947年）	246
贪污的猫（1947年）	249
口中剿匪记（1947年）	254
博士见鬼（1948年2月出版）	257
吃糕的话——代序（1947年）	259

博士见鬼(1947年)	260
伍元的话(1946年)	266
一簣之功(1946年)	274
油钵(1947年)	278
赤心国(1947年)	284
生死关头(1946年)	301
夏天的一个下午(1947年)	306
种兰不种艾(1947年)	310
有情世界(1947年)	315
赌的故事(1947年)	321
大人国(1947年)	326
姚晏大医师(1948年发表)	334
斗火车龙头(1947—1948年)	339
骗子(1948年)	344
银窖(1948年)	351
猎熊(1948年)	357
毛厕救命(1948年)	363
为了要光明(1948年)	369
读《西湖古今谈》原稿(1948年)	375
义齿(1948年)	376
湖畔夜饮(1948年)	380
再访梅兰芳(1948年)	385
参观夏声平剧学校(1948年)	391
海上奇遇记(1948年)	394
我与弘一法师(1948年发表)	398
嫁给小提琴的少女(1949年)	403

我与《新儿童》(1949年)	407
《前尘影事集》序(1949年)	409
三层楼(1949年)	411
拜观弘一法师摄影集后记(1949—1950年)	415
我的心愿(1956年)	419
谈“百家争鸣”(1956年)	421
欢迎内山完造先生(1956年)	424
元旦小感(1956年)	426
爆炒米花(1957年)	428
《缘缘堂随笔》选后记(1957年)	431
石川啄木的生涯与艺术(1957年)	433
六千元(1957年)	439
《弘一大师纪念册》序言(1957年)	468
小感(1957年)	469
故宫一瞥(1959年)	470
一件小事	473
致台湾一旧友书(1960年)	476
南颍访问记(1960年)	480
梅兰芳不朽(1961年)	485
告初学日本文者(1961年)	487
赤栏杆外柳千条(1961年)	490
古稀之贺(1961年)	493
作画好比写文章(1962年)	497
缘缘堂新笔(1962年编)	499
敬礼(1956年)	501
代画(1956年)	505

扬州梦 (1958年)	509
西湖春游 (1958年)	515
杭州写生 (1959年)	523
中国话剧首创者李叔同先生 (1956年)	528
先器识而后文艺 (1957年)	533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1957年)	537
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 (1957年)	541
威武不能屈 (1962年)	545
新年随笔 (1960年)	547
胜读十年书 (1958年)	550
幸福儿童 (1961年)	553
谈儿童画 (1958年)	556
斗牛图 (1957年)	559
随笔漫画 (1957年)	561
伯牙鼓琴 (1957年)	565
曲高和众 (1958年)	568
雪舟和他的艺术 (1956年)	570
庐山游记之一 (1956年)	573
庐山游记之二 (1956年)	577
庐山游记之三 (1956年)	581
黄山松 (1961年)	586
黄山印象 (1961年)	590
上天都 (1961年)	594
饮水思源 (1961年)	599
化作春泥更护花 (1961年)	603
有头有尾 (1961年)	607

我译《源氏物语》(1962年)	• 611
阿咪(1962年)	• 615
天童寺忆雪舟(1963年)	• 619
不肯去观音院(1963年)	• 623
《弘一大师遗墨》序言(1962年)	• 627
我作了四首诗(1962年)	• 629
耳目一新(1962年)	• 632
私塾生活(1962年)	• 634
新的欢喜(1962年)	• 639
新春试笔(1963年)	• 642
简化字一样可以艺术化(1964年)	• 645
《弘一大师遗墨续集》跋(1964年)	• 647
《源氏物语》译后记(1965年)	• 648
彩伞说明(1966年)	• 651
缘缘堂续笔(1971—1973年编)	• 653
眉	• 656
男子	• 658
牛女	• 660
暂时脱离尘世	• 662
酒令	• 664
食肉	• 666
鄞都	• 668
癩六伯	• 670
塘栖	• 673
中举人	• 676
五爹爹	• 681

菊林	684
戎孝子和李居士	686
王囡囡	689
算命	693
老汁锅	695
过年	696
清明	705
吃酒	709
砒素惨案	714
三大学生惨案	717
陶刘惨案	719
旧上海	722
放焰口	729
歪鲈婆阿三	733
四轩柱	736
阿庆	742
小学同级生	744
S姑娘	749
乐生	752
宽盖	755
元帅菩萨	758
琐记	761

桐庐负暄^①

——避难五记之二

中华民国二十六〔公元1937〕年十一月下旬。当此际，沪杭铁路一带，千百年来素称为繁华富庶，文雅风流的江南佳丽之地，充满了硫磺气，炸药气，厉气和杀气，书卷气与艺术香早已隐去。我们缺乏精神的空气，不能再在这里生存了。我家有老幼十口，又随伴乡亲四人，一旦被迫而脱离故居，茫茫人世，不知投奔哪里是好。曾经打主意：回老家去。我们的老家，是浙江汤溪。地在金华相近，离石门湾约三四百里。明末清初，我们这一支从汤溪迁居石门湾。三百余年之后，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源流。直到二十年前，我在东京遇见汤溪丰惠恩族兄，相与考查族谱，方才确知我们的老家是汤溪。据说在汤溪有丰姓的数百家，自成一村，皆业农。惠恩是其特例。我初闻此消息，即想象这汤溪丰村是桃花源一样的去处。其中定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和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情景。而窃怪惠恩逃出仙源，又轻轻为外人道，将引诱渔人去问津了。我一向没有机会去问津。到了石门湾不可复留的时候，心中便起了出尘之念，想率妻子邑人投奔此绝境，不复出焉。但终于不敢遽行。因为我只认得惠恩，并未到过老家。惠恩常居上海。战起前数月我曾在闸北青云路他的寓中和他会晤。闸北糜烂以后，消息沉沉，不知

① 本篇曾载1940年《文学集林》第4辑（译文特辑）。——编者注。

他逃避何处。今我全无介绍，贸然投奔丰村，得不为父老所疑？即使不被疑，而那里果然是我所想象的桃花源，也恐怕我们这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一时不能参加他们的生活。这一大群不速之客终难久居。因此回老家的主意终归打消。正在走投无路而炮火逼近我身的时候，忽然接到马湛翁^①先生的信。内言先生已由杭迁桐庐，住迎薰坊十三号，并询石门湾近况如何，可否安居。外附油印近作五古《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一首（见第一记^②）。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种芬芳之气，散布在将死的石门湾市空，把硫磺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窒息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地方走。于是决定先赴杭州，再走桐庐。这时候，离石门湾失守只有三十余小时，一路死气沉沉，难关重重。我们一群老弱，险些儿转乎沟壑。幸得安抵桐庐，又得亲近善知识，负暄谈义。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其经过不可以不记录。

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一时，我们全家十人和族弟平玉，店友章桂，共十二人，乘了丙潮放来的船，离去石门湾，向十里外的悦鸿村（即丙潮家）进发。这是一只半新旧的乡下航船，并非第一记中所述的玻璃窗红栏杆的客船。我们平时从来不坐这种船。但在这时候，这只船犹如救世宝筏，能超渡我们登彼岸去。其价值比客船高贵无算了。因为四乡的船只都被军队统制。丙潮这只船不被封去，是万一的挂漏。上

① 马湛翁，即马一浮。——编者注。

② 第一记即避难五记之一《辞缘缘堂》。——编者注。

午他押送空船从悦鸿村开来，路上曾经捏两把汗。幸而没有意外。道经五河泾，我从船窗里望见河岸上的小茶店门口，老同学吴胜林与沈元（最近他已病死在失地了！）二人正在相对品茗，脸上没有半点笑容。吴是本地人。沈是我的邻居，石门湾被炸后迁避在这乡下的。我颇想招呼他们，向他们告别。并且，假如可能的话，我又颇想拉他们下船，和他们一同脱离这苦海。然而事实上我并不招呼他们。因为他们都有父母，还有妻子；他们的生活都托根在本地，即使我的船载得下他们两家的人，他们必不肯跟了我去飘泊。所以我不向他们招呼，告别，免却了一番无用的惆怅。石门湾镇上的人，像他们这样生活托根在本地的占大多数。像我这样糊口四方的占最少数。所以逃出的很少，硬着头皮留着的很多。

“听天由命！”“逃不动，只得不逃！”“逃出去，也是饿死！”这是他们的理由或信念。我每次设身处地的想象炮火迫近时的他们的情境，必定打几个寒噤。我有十万斛的同情寄与沦落在战地里的人！

船到悦鸿村，已是傍晚，更兼细雨。石埠子发滑，丙潮一一扶我们上岸。预备在他家吃了夜饭，略事休息，于半夜里开向杭州。丙潮的继母，是我的叔母的妹妹。虽有这瓜葛，我一向没有到过他家。今日突然全家登门，形势颇为唐突。但也顾不得了。丙潮的父亲是修行的，正在庙里诵经，大约是祈祷平安。丙潮的母亲，我叫她五娘姨的，捧着水烟筒出来迎接。连忙督率媳妇去为我们备夜饭。我们走进他们的房间里去休息，看见他们也有明窗净几，窗外也有高高的粉墙。我虽同他家素少来往，但一见就可推知这是村中的小康之家。想象他们在太平时代，饱食暖衣，养生丧死无憾，又

有“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的清趣，真可令人羡慕。但是现在，村上也早已闻到风声鹤唳。常有邻人愁容满面，两眼带着贼相，偷偷地走进来，对屋里的人轻轻地讲几句话，屋里的人也就愁容满面，两眼带了贼相。炮火的逼迫，已使得全村的房屋田地都动摇起来。我似乎看见，这主人家的那一副三眼大灶头，根柢已经松动，在那里浮荡起来了。主人有两房儿媳，均已抱孙。丙潮是次房，有一子方三岁。全家一向融融泄泄地同居在这村屋中。现在主人将把次房儿孙交付给我，同到天涯去飘泊，是出于万不得已吧。他的意思是：大难将临，人命不测。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故把两房儿孙分居两处，好比把一笔款子分存两个银行。即使有变，总不会两个银行同时坍倒。我初闻此言，略起异感，这异感立刻变成严肃与悲哀。这行为富有悲壮之美！为了保存种族，不惜自己留守危境，让儿孙退到安全地带去。这便是把一族当作一体看，便是牺牲个体以保存全体。能推广此心，及于国家、民族、和人类，则世界大同也是容易实现的。我极愿替他带丙潮一房出去，同他们共安危。故乡的亲友中，比丙潮亲近而常来往的，不知凡几。今当远行，偏偏和这疏远而素不来往的丙潮在一起，全是天意！而丙潮爱好艺术，视画如命，原属我辈中人，又是天意！

半夜里，大家起身。丙潮夫人把钞票缝在孩子的棉衣领里，背心里，和袖子里了，预备辞家。他们又办了两桌菜，给我们吃半夜饭。将欲下船，丙潮含了两眶眼泪，问我要不要到庙里去向他父亲告别，后半句呜咽不成声了。我在理性上赞成他行这个礼，在感情上不赞成他演这种悲剧，踌躇不能对。后者终于战胜了前者，我劝他不必去了。于是大家匆

匆下船。一行大小十五人。行李一共不过七八件。知道行路难，行李大家竭力简单。我们十人，行物已简单到无可再简的程度。每人裹在身上的一套冬衣而外，所谓行李者，只是被褥，日用品如牙刷、毛巾、热水壶等；和诸儿正在学习的几册英文书、数学书而已。我的书籍文具，一概不拿。因为一则拿不胜拿；二则我不知因何根据，确信石门湾不会糜烂，图书没有人要，决定抱易卜生主义：“不完全则宁无。”故我离开故乡时，简直是“仅以身免”。不过身边附有表一只，香烟匣一只，香烟嘴一只，和钱袋一只。钱袋内除钞票外，还有指南针一只，石章一方，边款刻着一篇细字《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牙章一方，和鉴赏心经时用的小扩大镜一具。这些旧物至今还随附在我的身边。

船里睡的半夜，不知怎样过去了。天明，船已开过新市镇。天气大晴，而远处有隆隆之声。这显然不是雷，必是炮声或炸弹声。我摸出指南针来一量，知道隆隆之声自北方来。我疑心桐乡、濮院等处已在打过来了。但恐惊吓船里的老幼，就把这恐怖藏在心里独自受用。好在这也同绘画音乐的鉴赏一样：一幅画数十人共看，看到的并不少；一人独看，看到的也并不多。一支曲数十人共听，听到的并不少；一人独听，听到的也并不多。现在把这恐怖归我一人独自受用，受用的也并不多。然而船里的人终于大家恐怖起来。因为他们疑心这是炸弹声，一定有一批敌机正在附近大肆轰炸。倘使飞过来，我们这船一定是轰炸的目标。因为石门湾被炸后第二天，我们避居在离镇五里的南沈浜时，曾经亲见敌机又来轰炸石门湾。那时镇上的人家早已搬空，只有两只逃难船正在运河里走，就被用机关枪扫射，死了两个背纤

的，伤了船里许多人。为有这事实，我们这船不敢再在青天白日之下的运河里走。约上午八九时，我们在一株大树下停泊了。上岸去一看，附近有一所坍塌的庙宇，额曰白云庵。我们就进去坐。这庵破得不成样子，显然久已断绝香火了。只有一个老太太正在灶间烧芋艿。我们没吃早饭，正在肚饥，看见地上堆着生芋艿，就向她买，并且托她代烧，再给她柴火钱。老太太答允了，便搬出几个条凳来让我们在廊下坐。屋向南，太阳暖洋洋的晒着，很是舒畅，令人暂时忘记了自己是无家可归的流离者。吃饱了芋艿，女孩儿们穿着大衣，披着围巾，戴着手表，在水边树下往来嬉戏，全同在杭州西湖上游汪庄、郭庄一样。我心中戒严，就吩咐她们回船去把大衣围巾手表脱去了，并把两个较新的手提皮箱藏在船舱中。忽然，有四个穿黑衣服的中年男子来了。他们也到庵里来坐，注视我们，并互相耳语。平玉是老于江湖的人，就暗中通知我，教我当心。太阳正大，北方的隆隆声不息，庵门口有中国军源源不绝地开过。忽然飞机声近来了。大家吓得落胆，找地方躲避。幸而不是飞机，是一只小轮船开过。然而我们不敢开船，只得和那四个穿黑衣服的可疑的人在白云庵里默默相对。后来这四人出去了。我疑惧未释，过了一会，走到门外去窥探他们的行踪。但见他们并没有去，却在离庵数十步的树旁交头接耳，徘徊顾视。其视线常向着庵内。时已下午二时半，船人催着要走，我们就下船。四个穿黑衣的人站在远处监视我们下船。平玉走到离开四人最近的地方，故意高声喊道：“到新市镇去！”实则我们这船开向与新市镇反方向的杭州。我想：四人倘继续监视，一定看破这一点。我深恐平玉弄巧成拙，下船后疑惧更增。若果他

们乘了小船追上来，不必有手枪，也可取得我们身上的钞票。我们大有转乎沟壑的恐怖。况且时光尚早，太阳正大，敌机的机关枪扫射又另是一种恐怖！

船行将近塘栖，我们又尝到一种异味的恐怖：一只船与我们的船对面行来，船里满装着兵。一个兵士站在船头上。当两船交臂的时候，他向我们的船里探望了一下，没有什么。两船背驰之后，他忽回转头来，向坐在我们的船头上的章桂叫问：“喂！矮鬼子在什么地方？”章桂一时听不懂他的话，讨一句添。那兵士重说一遍：“矮鬼子在什么地方？”章桂还是听不懂，回答他一个“不晓得”。这时两船已经背驰得很远，这问答就结束了。我坐在章桂邻近的船棚下，分明听见这番问答。最初我也听不懂。因为我虽然从那隆隆的炮声而推测敌已犯桐乡、濮院，然主观不能承认，感情不肯确信；主观和感情之所以反对者，因为我的心中自有一个从某种灵感得来的信念：我决不会披发左衽。因此我确信自己决不会遇到敌人。因此我不预备别人问我们敌人的行踪，最初也不能理解那兵士的话。但是听了两遍，终于听出了。我告诉了章桂，大家回想，又证之以环境的种种现状，就确信矮鬼子已经逼近我们，这一船兵士是去抵抗的！我探望船外，看见运河之水，既广且深。矮鬼子倘用汽船溯运河而来，我这只人力船定被追及！到那时候要免披发左衽，惟有全家卜居于运河之底，长眠于河床之中。我催船人摇快一点，但没有说明理由。船人不解其意，虚应了一声。忽然那边有人喊我们停船。我探首一望，喊停船的是另一只兵船，他们一面大喊我们停船，一面拼命地凑近我们来。船上人说：“要拉船了。”拼命地逃，不理睬他们。他们的喊声

更严厉了。我再探首一望，看见兵士已举枪向我们瞄准，连忙命船人停手。可是风很大，水很急，一时停不得，船就在中流打圈子。打了七八个圈子，兵船已凑得上来，两个兵士拉住了我们的船棚木，两只船就一同在运河的中流打圈子。我以为要逐我们这一群老幼上岸了。幸而不然，只是要借一个船夫。那兵士指着我们的来处说：“前方很紧急，我们要赶快运东西去。你借给我一个人，摇三十里路就放他回来。”说着就拉住我们船上把大橹的丫头（三十余岁的男工）^①，拼命地拉到他们的船里去。丫头拼命地挣扎，并且叫喊。另一个兵士就拿枪柄来打丫头的屁股。其间我曾经向他们讲些道理，但都不被理睬。到这时候，我大声叫喊了。我劝丫头不要挣扎，我们一定在塘栖等他。谁知我们从此断送了一个丫头。因为我们开到塘栖，看见两岸的商店房屋，统统变成兵营。且有许多兵窥探我们的船，都有想拉的样子。我们势不能在塘栖等丫头的回来！只得管自开了。于是我们在船里作种种检讨：有人说，“摇三十里放回来”是说说的。即使我们真个在塘栖等候，也是徒然。有人说，在这局面之下，我们对丫头爱莫能助了，也没有什么对他不起。惟丙潮有一点不放心：丫头原是丙潮村上的人，由丙潮雇请来为我们摇逃难船的。丙潮知道他身上不曾带钱。假如兵士没有送他工钱，他走回家去，路上要挨饿！为了塘栖等候的失信，我对丫头也万分抱歉。然而没有法子报谢。惟有叮嘱丙潮，船到杭州后，托船人带加倍的工资去送丫头。

^① 在作者家乡一带，从前惯于称独子、宠儿为“丫头”、“小狗”等，参看《爱子之心》一文。——编者注。

半夜里，船摇到了拱宸桥，就在桥外停泊了。大家肚饥。船里有饭而没菜。幸而丙娘娘拿出一个枕头来。枕头里装的是熏豆。于是拆开枕头，大家用熏豆下饭。有的人嫌它太干，下不得咽。又幸而船上有酱油。于是用酱油淘饭。吃过了饭，另一只船也开到了，停泊在我们的旁边。章桂等出去探望，认得船里的人是张班长，便同他攀谈起来。所谓张班长，是曾在石门湾当过公差的人。为欲探问消息，我也走出船来和他谈话。他的船很小，没有棚，船上用一张芦扉障风御寒。时值严冬，况已夜半，船里不能过夜。他正在拿些衣物，想上岸去求宿；满口咒骂叹息，分明是 不胜其悲愤者。我同平玉、章桂、丙潮四人跟着他上岸，一边问他消息。据说，他是从桐乡来的。他的家眷住在桐乡。他今天去接，不料桐乡正在杀人放火，他险些儿送了命，幸而坐这小船逃脱。讲到这里，其人长叹一声，“唉！我家里的人不知怎么样了！”午夜的寒风把他的余音吹得发抖，变成一种哭声。惊惧之极，我反有余暇来鉴赏他的哭声。我想起颜渊所闻的桓山之鸟的悲鸣声，大约有点类于此。我等默默跟着他走，走进一间房子。这房子里面荒凉而广大，好似某种作坊。内有一个伛偻的老头子伴着一盏菜油灯。张班长同他好像本来相熟的，并没有讲什么借宿的话，就把肩上一只行囊除下来放在一堆砵糠旁边的一堆烂木头上。我们再问前方的情形。他在摇头、叹息和颤抖中间断断续续地讲了几句话：“啊哟，杀人！”“啊哟，放火！”“啊哟，强奸！”就把身子钻进砵糠堆里去睡觉了。我们见此情形，面面相觑，大家觉得惊奇，而又发笑。然而这时候没有心情讨论砵糠里如何睡觉的问题，大家默默退去，再去找那伛偻的老头子谈